



雙槐歲抄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椽尤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
 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
 刑科給事中山陰王志默淵金陵王尚文徽氣誼
 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
 載于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
 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乞
 經筵無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二
 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

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日重大臣選任
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
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
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
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
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
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
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
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
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
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
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
為皇后太監牛王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
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王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
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
氏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后然玉猶免
死惟謫南京徽諡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貫乎遂率

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
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
群闈欲以危法中之科道文章論抹俱調遠州判
官徽普安州淵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
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糧時諸御史劾其貪暴
數責之置功過薄詰且而言日晏不輟如是者累
日十三道范霖楊永等不平乃合疏銓平日不法
事聞于朝驛召銓詣獄銓亦訐奏既逮至未白
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
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

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
之罰視前爲薄

憲廟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謠
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
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因二事而發云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易景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
者觀吾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取
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
於真靜往年陳白沙過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

蓋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爲禪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贈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禎寄詩曰有著真無妙無涵萬有粗溺無寧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癡前夢身勞醉裏扶若爲逢有道細與究圖書蓋指此爾最善爲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

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倫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杲不以爲然惟乾坤爲魚老眼腳頭之類自謂爲佳如枝間鳥共天機語江上梅擔太極行諸句是也時稱陳莊體先是倫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提舉及成化丁亥十一月內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詩爲上元賞玩杲時爲檢討與編修章楓山懋黃米軒仲昭同疏言去年以來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今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

之䟽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而後未之有也今日
之舉或者 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
志豈以煙火為樂哉北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
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
處所尤多未易悉舉宜將煙火之事亦皆禁止不
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
大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
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
庶四夷賓服奉養 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蓋

懋筆也奏入 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知縣臬判
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
寺評事臬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
林四諫臬後養病復起為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聞
其有䟽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為郕王歸西內
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
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為
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

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
仍舊書之癸丑邠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
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邠
戾王為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予按建
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
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謚為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林玠降箕

候官林廷珪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

乙酉第廷玉瑋亦領薦同赴會試至鵞湖驛玠得

疾塘扶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

夢寐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

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扶之箕

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我

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雲

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

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

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

紅芳傾若人已僊去此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

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曰靜庵遺玉序之
有曰王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
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竦豎久之
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塘後爲御史提
學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冰霜之戒
云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

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

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
姚瓊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
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太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
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
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
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

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
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

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

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

幸 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

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真 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棗陽王良璧琰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輒相契合

自是日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

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

吳地號繁劇徧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

清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襯不備合臺助焉嘗題

夏太常景墨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

清標正相似翛然同歲寒蓋言志也景本名昶字

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冒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

徵入翰林 文皇以所書爲第一顧見其名謂曰

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求上景頓首受命

士夫以爲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

國朝畫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綬後惟杲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于都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為不侵不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復為所戕乃復歸附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近年往來朝貢成化丙戌背義搶掠人畜數萬天威震怒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大軍抵果征勦未有成功已亥九月賊首刺達等

猶為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
鱸口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
分兵於遼陽迤東五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
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已亥賊首伏當加糾三
衛入寇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
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
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求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
讐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徃徃通而不拘

如六經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
士以律古人是不足為準也成化初陸諭德鼎儀
鉞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
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
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
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
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
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
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
百篇強半出於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

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
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洿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
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為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
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為芒古人之音
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
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為一麻與遮之類分其
一而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
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為房六切而服
之見於詩者皆當為蒲吐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
嘗讀為房六也今讀慶為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

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丘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糜耳顏延年以霍叶施霍以狸得聲則霍初讀爲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特也後人乃訛轉爲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

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識

秦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遵循家于東城永

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
先是嘗有讖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
文貞公士奇爲諭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
過縣千年識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纍纍題榜首
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魯鶴齡
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爲宣德癸丑真定曹鼐爲
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爲詩讖而其初則
爲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彥復爲進
士第一丘文莊公濬時爲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爲
綵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
過縣前也民之譌言遂成讖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 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
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
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
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
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 旨俱釋之此
二婦可謂義烈而 朝廷寬宥不疑真 堯舜之

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
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
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為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
際哉可以為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崑由里平地突起小
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鄉民聚觀以為異明
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占者曰女主
為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 裕陵宮
人萬氏冊為貴妃最被寵幸每侍 宸遊戎服男

飾以從 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
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復震丙
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
司奏聞時椒寢漸繁 上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
內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 東宮 上大驚意遂
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竑有瑞夢堂諭德王德輝華記之記曰成
化甲午歲當大比于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
為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于喬薦于

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
龍泉山中方伯祁陽審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予
爲其子竑講學迺自浙抵祁陽居于梅莊書屋明
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
與謝君齊名于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彙進之兆也
良不佞敢爲先生賀華閱書謂竑曰尊公此言慰
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古具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
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
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昇白色土牛一覆以赭蓋
旌纛幡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

于後迺迎自東門入至予家迺止既寤未解所夢
質明是爲端陽前一日竑侍余晨舖因語之夢竑
俯不應久已迺屈指迴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
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竑曰牛一
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肯亦謂
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爲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
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蓋恩榮次第
所謂傘蓋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爲而杜公隨
之曰以傘蓋從者寔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
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

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竝遂請爲記余曰徵而爲之其既晚乎竝乃私識于禮經之卷末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酉余復黜于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廼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春官得雋入奉 臨軒之對果叨進士第一傳臚畢承 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爲祥竝乃易扁梅莊書屋爲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爲記且曰先君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靈寔與聞先生之言

敢固以請余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商宗之夢見傳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爲榮而余之心思則未嘗及此然此喜徵于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負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傳如周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于一夢之榮以爲之瑞而記之亦且陋矣第以竝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約有不能以終遣者遂爲備錄顛末以塞其請且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

趨避爲也竝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 詔授散官
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爲應
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
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
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
後爲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爲武官尤
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
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

詫以爲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
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
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
持心操節丁丑春秋大一統庚辰永樂則治國平天下
甲申禮樂明備丙戌洪範九疇巳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經綸大經辛丑
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和聖人法天立
道庚戌聖人以仁育萬民癸丑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

丙誠者聖人之本杞仁統天下之善壬至誠立天
下之大本丑舜為法於天下成景泰則孟子功不
在禹下辛大舜善與人同甲天順則中正仁義而
主靜丁心妙性情之德庚聖人在天子之位甲成
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
也予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
祥瑞稱賀為多如野蚕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
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首徒文行無備者積分自

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
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
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
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
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 詔以邊圉孔棘
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
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
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
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
新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

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為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叅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于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鬪

酉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鬪為龍所斃野人

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雨輒應蓋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束樂間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

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
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
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
史李瑋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繒布之衣
悅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
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
制曰可以是歲吏檢會駟僧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
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
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
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
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
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
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
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
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
遲則羸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
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
獨張邪

六臣忠讜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輅劉公珣都臺王公恕鄭公時府丞楊公守隨刑曹林公俊忠讜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青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丹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安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為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官前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

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瀆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為名寅緣傳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

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為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竄敬僂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命謫貴州叅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上稍厭芳所為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上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

十二月廿八日也攷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朝即劾攷者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攷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

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時過惡

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無素黻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書言俊黻忠直上悟傳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

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
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
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然實剛介敢言默格
君心後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
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竟
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廬墓有白兔馴擾之
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其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

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 旨行之非中官所敢
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和傳奉 聖旨
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
是也宣德七年三月 勅諭自今布政按察司及
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
其所保果當奏聞量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其績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
有言令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
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語欲隳壞

先帝之良法莫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

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
成化二年有舉不當 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
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 上命今後京堂四品
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
舉人疑爲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諍令吏部會同內
閣或多官計議或徑自推舉從而裁斷之 上曰
此祖宗舊規也乃敢徇私背公安言沮止乎於是
吏科給事中沈瑤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
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

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
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
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顯有情
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慙
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
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
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爲耻然則用人出於至
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于襄陽掬之盈把彗星見西

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搖動轟轟
有聲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
千斤劉爲首流劫鄧州官軍捕之遂糾衆反以石
和尚爲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僭號於南漳事聞
上命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
川諸路兵討之尚書曰圭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
帥上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
劉已而永痊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
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
輩并軍械偽印斬餘孽萬餘級而還諸將爭功諧

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
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爲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靖
獻俘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永征韃虜有
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沒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功臣
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永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
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干之館穀
于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
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

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
仰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竦及之乎笑解其
髮舉手拂之髮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下
矚城堙望見倡家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
燬其廬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爚徧地錫急止之
言于益曰道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
爲真仙禮敬若父母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
取其髮呪之夜迭從門縫奔其卧所苦其淫毒涕
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士被逮鎖梏
輒脫急塗以徇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震與

叅將吳經有隙經第綬以舍人從震討劉石立功
官至千戶汪直用爲心腹經使綬諧於直曰震嘗
窩一全真學識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
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含冤
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例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
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
城李裕爲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
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

前爲五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
爲例裕以附李汝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
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
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
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于牘至期引奏畢對
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
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
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
端儀曰汝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
語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

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珣而用秦和尹真代之
起求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而新建
謝一夔安成劉宣俱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
空宣亞吏部物議喧然惟羨盱江何公喬新之介
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爲汪直所厚旻偕卿貳欲
請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
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見直
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
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爲賢也

名畫古器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
振之則中空有聲蓋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
可啓視故棄于此守闈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
畫幅存焉一爲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爲蘇
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畫送安寧蘇畫
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
併以獻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
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
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
室戶男女宛然以爲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

鬻于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
以獻于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事得之
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遺書亦道及鏡事安
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
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爲予言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
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玄
玄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
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爲棺殮臨窆

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
安歷隴岷甘肅求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
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求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
或見 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往來鶴鳴山
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盃自况也其
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
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
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求樂間復至成化乙
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
學道海上得仙

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平陳友諒之歲也
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
肉不近女不爭氣而已或曰弘治辛亥羽化之日
今 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
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憲廟竒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
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
中官傳溫 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

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聞而大慚臣名
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
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為國憂至今浩氣貫皇
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
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
窮荒草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
于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
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耻使命不辱為先修

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
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
物與蓋合内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
以為學也學既成矣人不吾知囂囂若將終身焉
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
顯揚為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
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
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
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
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

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
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
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
大臣賢之薦于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母
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
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
韶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
奚支離人已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
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
抱道真絕竒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行周材亦

足知崇禮愈卑珠玉雖固閔山水自含輝聲名滿
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
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天聽納牖契神機
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䟽梁芳有弟擾
鄉忤旨調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
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
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
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爲飛魚躍其機在
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

之意盖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獎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嘗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常眷招集無賴駟僧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鄙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啣冤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

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其餌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為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恒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子也噫斯舉也豈為高氏母子哉為國家也為嶺表之民也為食祿者勸也克庵雅尚澹泊無異布帛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為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

狗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朴隸人惟令業巾網于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字庭堅閩人丙子鄉貢涖政廉公有威縣左有常眷所創寺僧不敢杵鍾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為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笈戴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抄卷第九

